



戰士作品選

# 演習

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8

# 演 習

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書號：2045

演 習

（文化教育）

編輯者：重慶市人民出版社  
出版者：（重慶民族路藍家巷）

印刷者：西南新華印刷廠重慶一分廠  
（重慶棗子嵐壩17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西南總分店

字數 20 千 開本  $787 \times 1092_{\frac{1}{32}}$  印張  $1\frac{10}{16}$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一號）

00,001—8,000 195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價：1,600元

## 內 容 提 要

收在這裏的十篇文章，是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的戰士們在文化大進軍以後的可喜的收穫的一部分；它們都是西南軍區一九五三年文藝檢閱大會中的得獎作品。這些作品，真實地、多方面地反映了人民軍隊的豐富生活，其中如「找溜索板」一篇，描寫了戰士克服困難、完成任務；「到山裏找游擊隊去」、「我參軍的故事」等篇，寫出了人民戰士的成長；「演習」、「新皮鞋」、「一隻大母雞」等篇，為我們顯示出人民軍隊踏踏實實的優良作風、鐵的紀律以及對廣大羣衆的密切聯系。從形式到內容，每篇作品都是短小精悍，通俗生動的。

## 目次

|                  |     |
|------------------|-----|
| 找溜索板·····        | 一   |
| 到山裏找游擊隊去·····    | 九   |
| 在十年零八個月的日子裏····· | 十四  |
| 我參軍的故事·····      | 二十  |
| 演習·····          | 二十九 |
| 新皮鞋·····         | 三十四 |
| 一隻大母雞·····       | 三十七 |
| 一個半斤重的蘿蔔·····    | 四一  |
| 拖拉機來了·····       | 四四  |
| 幾件小事·····        | 四八  |

## 找溜索板

楊青年

面前是號稱天險的瀾滄江，江水在大山中間像箭似的奔流，翻起三四尺高的浪花，水勢十分洶湧。要是人站在江邊向下一看，眼就會發花。

這裏，唯一的渡江用具是在江上面拉的兩根竹繩（叫「溜索橋」），一根是過去的，一根是過來的。繩的兩頭拴在木樁子上，一頭高，一頭低。再用木頭做成木凹，上面穿上繩子，把木凹向溜索繩上一扣，把人綁在上面從空中像駕雲一樣滑過去。

當我們的進藏部隊走到江邊時，江上光剩下扯在空中的兩根溜索繩，沒有溜索板（木凹）。附近村上的老百姓不了解我軍的情況也跑

光了。部隊暫時停在山坡上的一個小村裏休息。三天三夜的行軍，人真疲倦極了！接連幾天沒有很好的吃飯喝水，走餓了就吃些乾糶粑麵，吃在肚裏又不易消化，一天到晚大家的肚子裏光是難受。同志們的兩隻眼睛都熬得像紅豆一般，向地上一坐都呼呼地睡着了。師長打來電報，要我們立即渡江佔領鹽井。營長就把六連的連長叫到跟前對他說：「師長要我們立即渡江佔領鹽井，可是這江上唯一的渡江工具就是溜索板，現在沒它，我們眼睛睜的再大也是過不去。你們連裏派一個班去找溜索板，越快越好，快去！」到天黑這個班回來了，什麼也沒有找到。營長在屋裏轉來轉去，坐着也不好，站着也不行，師長督促的很緊。他從口袋裏掏出鋼筆在日記本上寫了一封信，遞給六連的聯絡員，叫他帶上一個組送信到八連去，帶找溜索板。結果溜索板沒有找到，信也沒送到。營長和聯絡員、報話員等幾個人在一起研究搶渡的辦法：上山砍樹做吧，沒有老百姓，找不着傢具；做木筏吧，

水流的很急，上不去人；泗水過去更不成。各種辦法都想，也是不行。這時候他忽然想起睡在屋角的我，準備叫我去給八連送信。他認為我是能完成任務的。可是他又顧慮到我太疲勞。但別的又找不着一個合適的人。於是他就叫我，我從夢中驚醒，一咕嚕爬起來，用手擦了擦眼睛，看是營長。「首長，有事嗎？」我問。「師部命令我們營要在明天拂曉渡過江去佔領鹽井，現在還沒有找着溜索板，部隊不能渡江。我已經兩次派人去找都沒有找到。我想了很多的辦法都不行。你現在跟機砲連的三個同志去給八連送信，找溜索板，找不到溜索板，一定要找回一個老百姓。現在已十二點鐘了，快走，不要耽誤了時間，明天拂曉一定回來。」我答應了一聲「是。」他又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紙條遞給我：「把這封信送給八連連長。」我把信接過來裝在口袋裏，揹上子彈帶，提起槍，給首長敬了個禮，就和機砲連的三個同志一道，愉快的去執行任務。



走到門外，我們判斷了一下方向，把槍向肩上一搭就摸着走了。

天黑得什麼也看不見，真是伸手不見掌。但我心裏仍很高興，邊走邊想，我在德欽出發前下的決心：「要在昌都戰役中完成最艱苦最重要的通訊任務，爭取爲人民立功。爲了解放西藏同胞，就是犧牲了也是光榮的。」又想起從前立功時各級首長、同志們以及人民對我的愛護和希望，就更加強了我完成任務的決心。

下山走到一個村子邊，找不着路了。我們從老鄉的院裏翻過去，走了不遠又是一條溝，水流得嘩嘩地響，沒橋，我們也顧不得脫鞋襪，就一個拉着一個的涉水過去；這才摸到江邊。刺骨的寒風呼呼的迎面吹來。我們順着一條小徑，向前邁進。這路上邊是岩，下邊是江，路又窄的像獨木橋一般，天又那麼黑，一不小心就有掉到江裏去的危險。

幾天沒有休息真是够疲困啦，在路上走着兩片眼皮光打架。見到

一個路寬的地方，他們三個就向地上一躺想睡覺，我就叫：「走吧，同志！我們走的時候首長說過任務緊急，要我們按時完成，要是走走睡睡還行嗎？」於是大家又振作精神走開了。好容易走到半夜才見到一個村子，進去一看，村上什麼也沒有，大家都很洩氣。跟我一起來的周福鎖同志把槍一放坐在地上，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毬！跑了半夜連個鬼也沒見到，往哪裏去找呢？」王玉有和蔡欽先同志也對我說：「青年，找不到乾脆返回去吧！天又這樣黑，路也不熟，到哪裏找呢？回去算了。」他們這樣一說，把我也難住了。心想他們三個都主張回去，我也沒有什麼好的辦法，就坐在地上雙手蒙住頭想。這時，好像誰在向我叫着：「青年，你的任務完成沒有？你又忘了你的決心啦？你也向困難低頭了嗎？這就是考驗你的時候，你知道解放西藏的重要嗎？你還記得從前立功，首長和人民對你的希望嗎？」這些問題都在我腦子裏迴旋着。這樣一來又增加了我的力量，我堅決要完

成黨所給予我的通訊任務！呼的一聲我從地上站起來，判斷了一下方向，又想起走的時候營長說這裏八連放得有哨兵，我想這裏沒有，我們到山上去找。我拿定主意，就把他們三個人叫起來，又給他們解釋了一陣，把我的想法也對他們說了。他們說：「這裏沒有就是沒有了，三更半夜還往哪去……」「你們不去，我自己去。」我說着把槍向肩上一搭就走。他們三人看我走了，又喊着：「青年！青年！等等我們也去。」四個人又慢慢的向山坡上摸。周福鎖不高興的說：「這裏路都沒有還向哪裏摸呢？我看跟你跑一夜，不能休息，也不會找到一根鬼毛。」「你跟着我，保證能找到八連，那麼大一個連要是找不着那才見鬼呢！」我肯定的說。走了不久，到了一塊比較平坦的地方，也有路了，我掉回頭來對他們三個說：「這裏可能有村莊，要是八連在這裏住，一定放得有外哨，我冒喊一聲，看怎麼樣？」他們說：「可以。」我拉開嗓子叫了一聲：「前邊是幹啥的？」「你們是

幹啥的？」前面有人回問。「我們是送信的，你們是哪個單位？」  
「我們是八連。」我聽說是八連，高興的跳起來了。他們三個也很興奮的說：「可找着啦！」

我們走到哨兵的跟前，帶班的把我們領到連部見了連長，雙手把信遞給他，又把天明要渡江的事情給他說了一遍。他說：「我們住的這村上的老百姓也都跑光了，全村只剩下一個老頭，是四川人。這人有七十多歲了。」連長又派人去把那位老大爹請來。這老人的鬍子、頭髮全是白的，身上穿一件粗毛線外衣，腳上穿着一雙牛皮大鞋子。他見了我們不敢說話，嚇的直抖。我們看他有些害怕，就把我們的政策講給他聽：「老大爹不要怕，我們是解放軍，是老百姓自己的隊伍，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打人，不罵人。是來解放西藏的。」他聽說這樣好的軍隊，臉上才現出了笑容。我們就給他談起找溜索板的事，他說：「溜索板叫藏兵跑的時候逼着藏族給他們藏起來了，還得叫他

們回來才找得到。」「你能不能把他們叫回來呢？」他說：「夜裏怕他們不願意下山來。」我們又給老大爹說了很多好話，他才跑到山上去叫回來三個藏族同胞。

結果，溜索板還得到我們住的那村上去找。我們就又動員老鄉跟我們去。來回六十里也不知道怎麼走的那樣快；第二天拂曉，我們找到了六副溜索板，這樣，部隊就順利地渡過了天險瀾滄江，把勝利的紅旗插在康藏邊沿的要地——鹽井的上空。

## 到山裏找游擊隊去

張五筆

一九三八年春天，日本鬼子侵佔了我的家鄉——河北省唐縣。可恨的蔣匪軍聞風而逃，全不抵抗，部份「腿短」的匪徒又搖身一變，當了「皇協軍」，與日本人狼狽爲奸，到處殺人放火，無所不爲，弄得老百姓不能安身，就在這時候敵人殺死了我的父親。

我家住在城東賈莊村，離城約十三里。陰曆正月二十日的早晨，天還未明，敵人突然包圍了村子，父親剛跑出大門，沒跑到一百步，就被打死在地上。全村被敵人騷擾得一蹋糊塗，到處翻箱倒櫃，亂砍亂殺，不少的青年婦女，甚至小姑娘、老太婆都被敵人糟蹋了。那些野獸臨走的時候又放一把火燒掉了村西頭的王家院子，房屋化成了

灰。地上擺着兩百多具屍體。老百姓生活在「刀山血海」裏，都瞪着脚說：「天哪！這日子叫人怎麼過啊！」

事情發生後的第四天，村裏的地主王老二，又領着兩個「皇協軍」搶走了我家僅有的一匹白馬。並說我二哥是游擊隊的「探子」，把他痛打一頓後又綁進城裏去了；嫂嫂氣得沒法，不幾天就得病死了。母親哭號着說：「鬼子、漢奸、地主害得我家破人亡，這樣年月，怎麼能熬呀！」

第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家裏實在過不下去了，隔房的窮哥哥——大羣，和母親商量，打算領我去北京找事做。因為他曾經在那裏做過幾年生意，有些熟人。我到北京的第二天，便和他到天橋附近的儲子營，在門牌十五號的店舖前停下來。他走進去對一個很肥胖的麻臉傢伙說了很多恭維話，最後才說：「胡掌櫃，我給你找來一個小徒弟，你留下吧！」那肥頭大耳的胡麻子，吸着煙捲，眯着眼，向我渾身上

下打量了一下。長長的煙絲一股一股的從他嘴裏吐出來，一點也沒有啃聲。這時的我規規矩矩地站着，心裏撲通撲通直跳：人家不要怎麼辦呢？等了許久那傢伙才說：「現在生意不好，人手兒不缺，到別處去找吧！」大羣哥一再苦苦要求，總算是勉強答應了。從此我便開始了牛馬般的生活。

早晨五點鐘，天還不亮我就起床掃地、生火、倒尿桶、燒飯等，白天送衣服。這樣一天到晚的忙個不停，一點也得不到休息。

記得有一天上午，我將一鍋飯做壞了，胡麻子走過來「咄」「咄」就是兩耳光，嘴裏罵着：「媽的，飯桶，賠我的米！」打得我兩眼直冒金光，耳裏嗚嗚的叫，我直楞楞的站着不敢喘氣，眼淚要流出來，又被嚥進肚裏去。那次，整整一天沒讓我吃一口飯。

那時挨打受罵，簡直是家常便飯。別說學手藝，連機器邊也挨不着。這樣的生活整整過了半年。衣服破了想找一塊舊布補都沒有辦



法。虱子成羣結隊的在身上爬來爬去，一摸就是幾個。我曾多次的想：不幹啦！可是回頭一考慮：「不幹到哪去呢？哪裏是我的安身地……」

一天我去送衣服回來，在花枝街，忽然遇見村上的王自立，我好像見了親人一樣的撲過去：「你不是自立哥嗎？怎麼到這裏來了呢？」他說：「我也是想來找點事情做。」「我娘在家怎麼樣？」「還好。」突然他拉了拉我的衣襟，四週望了一下，沒有人，又蹲下來，輕聲對我說：「咱們那裏，現在和去年不同了，八路軍、游擊隊天天打敵人，聽說在麻興莊就打死了幾十個鬼子，並且捉住了四五個『皇協軍』。」接着又說：「記心上個月也參加了游擊隊啦！」聽得我手脚舞動了起來，心裏面開了花。忽然從西邊過來幾個警察，他地址也沒有告訴我，立起來便走了。

我回去後一夜沒有睡着；父親的死；哥哥被拉走；可愛的白馬被